

重 · 庆 · 直 · 辖 · 十 · 年 · 文 · 学 · 丛 · 书

苍山

何炬学◎著

东南方向，横亘着它的雄姿，

日月星辰，朝雾夜岚，夏绿冬雪，都从那里显现出来，

那真是可以长久远观而静赏的美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何炬学◎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岭 / 何炬学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6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5366-8817-9

I. 苍...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815 号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苍 岭

CANGLING

何炬学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石 洁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吴庆渝 曹 颖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15 千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978-7-5366-8817-9

定价: 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易飞先

副 主 任：黄济人 王青山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川平 余德庄 李 钢 李廷勇 李敬敏

周火岛 周晓风 曹廷华

主 编：黄济人 王青山

执行副主编：周火岛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序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

在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作家协会共同策划组织的《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重庆作家向自己的故土家园献上的一份厚礼,是我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

这套丛书由8部作品组成,其中长篇小说6部,长诗2部。是由重庆文学界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历经数月,从近年来重庆作家新创作的40多部长篇作品初稿中精心遴选出来的。这批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作品中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字里行间散发着清新湿润的泥土芳香。这批作品有的热情讴歌三千万重庆人民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旱救灾的坚强意志,有的细腻描写医学工作者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和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有的追踪三峡库区移民的命运迁徙,有的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巴渝农村的巨变等等,成功塑造出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生动感人、朴实无华的农村基层干部、舍小家顾大家的三峡移民群体、有着高尚情操和追求的白衣天使、甘愿无私奉献的环卫工人等。阅读这些作品,如同漫步在一条长长的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中,一幅幅反映重庆直辖以来巨大变化的宏大而壮丽的画卷,让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

令我格外兴奋和感动的是,这8部作品,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长诗,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向到表现当下现实生活,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山城的新面貌上来,这反映出我市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把个人的创作情感和志趣,倾注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把创作的关注点聚焦到了重庆三千万人民豪迈的前进步伐上,让文学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块坚实而丰腴的土地上,这是一个可喜可嘉的文学创作现象。

这8部作品的作者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是专业作家。他们之中,有的同志长期在区县基层工作,深知下层百姓的疾苦欲求,有的是医学专家,随时关注和洞悉医学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有的是机关公务员,有的同志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些作者中,有一个名叫韦强的青年农民。市作协的同志告诉我,韦强家在南川农村,他常年在外打工谋生,种庄稼、下煤窑、修楼房等什么都干过,他的长篇小说《黄土情》就是外出打工期间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写成的。

或许是因为作者们本来就扎根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对祖国和家乡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感受颇多,激情如海浪般常在心底潜涌回旋,对底层平民的渴望、烦恼、欢欣、愁郁、牢骚、俗语熟得不能再熟,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积弊与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乎,他们在公务繁忙之余,琐事缠身之闲,不能不挑灯伏案,或以诗,或以文,倾泻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心中绵延不断的炽烈情思。于是乎,农民生存的困苦与艰辛,知识分子的执著与情爱,三峡移民沉重而坚实的步履,重庆人被烈日烤晒得如锈铜般的臂膀,致富的欲望与阴谋的陷阱,纯真的失落与道德的重建,遥远的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冲突中的痛苦徘徊,城市的急速扩张与迟到文明的焦虑,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流淌出来,是那样的真实深刻。让我们去感受,去倾听,去慢慢品味思索。

我非常赞赏作者们这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态度,它应该被广泛地弘扬开去,成为我市广大作家和艺术家普遍而自觉的创作风尚。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当前,重庆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为重庆新阶段的发展“导航定向”;5月23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和蓝图。今天的八万里巴

渝大地热潮滚滚,城镇山乡到处充满开放进取活力,有多少默默无闻的英雄铁汉期待着歌吟,有多少平凡人家的爱心美德等待着发现,又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创业新绩渴望着浓墨重彩。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激奋人心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呼唤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良知,激发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希望重庆的作家艺术家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描绘这个伟大时代的生活画卷,展示出更加靓丽动人的理想前景和生活希望,“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引领重庆的人文精神走向和时代的社会风尚,为重庆镶嵌上一串串精美璀璨的文化明珠,把我们的城市和家园装扮得更加流芳溢彩,美丽迷人。

苍苍公从山里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五点的光景。他打着绑腿，束着腰，背着渔篓，戴着斗笠。渔篓很小，状如变形的老丝瓜，并不装什么具体的物件。斗笠不大，宽不及肩，刚好可以遮住一点小雨，挡住一点阳光。

苍苍公这副打扮并不是钓什么鱼，他是看鱼。山里鱼很多，苍苍公要看的只是红嘴鱼，红嘴鱼到了产卵的时候，现在钓住了一条，等于钓杀了无数条。红嘴鱼是高山小溪里最不好钓的鱼了，每年春汛到来的时候，山山岭岭的花开了，红嘴鱼从村子前面的大龙潭出发，沿着两条小溪往更深的山里游。

可是，今天左溪里，一条红嘴鱼也没有。

苍苍公出了左溪，上了青龙山前的老鹰嘴。偏西边白虎山上的夕阳高悬，照着苍苍公右手方高高的苍岭，照着苍岭下的村寨、田亩。苍岭直入蓝天，满身光亮。苍苍公看去，这苍岭作为他心中的神，今天更加的肃穆庄严。神是什么？在苍苍公的心中，神就是不说话而意思已经让你明白，神就是你躁动时一望见他你就心安。

此时，苍苍公满眼是红嘴鱼在天空飞动的影象。大龙潭上空，苍岭上空，一条条红嘴鱼飞起来，在阳光里，闪动着鱼鳞的银光。苍苍公闭上眼睛，任由那些鱼，在天空里飞翔。苍苍公不认为这是下午春光的幻觉，苍苍公相信，鱼在天空里飞动和鸟在水里游走有着一样的可能。只要苍岭保持着他的祥和与庄严，什么神奇的事情都是可以显现的。

夕阳里，苍苍公的脸面闪动着金色，长长的眉毛，花白的胡须，丝丝光亮。他把钓竿插在背后的腰带里，钓竿不太长，刚过了斗笠。他站在夕阳里，身板瘦高，仿佛一个古代的山中武士，背了一把长久没有用过的剑，正无所目的地打望着天地间。

儿媳秋莽看到苍苍公神情亢奋地回来，又是欢喜，又是惊讶。儿媳秋莽惊讶的是，苍苍公已经好久没有进山看鱼，怎么今天突然进山看

鱼呢。秋莽今天回来的时候，发现右边正房的门开着，公公不见了踪影，她很担忧。丈夫放下背篋，没来得及洗脸，就到村子里找去了。现在，公公回来了，儿媳妇秋莽赶忙笑着说：

“看鱼了，多吗？”

苍苍公两只眼睛特别明亮，比年轻人的眼睛还要明亮，这和他的年龄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苍苍公的骨头和血都在萎缩，身子瘦弱，他的精气神，似乎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了。秋莽夜里有时很恐惧地想：公公的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怕是哪天，要从脸上落下来的。

对于儿媳妇的问候，苍苍公眼睛兴奋地闪动一下，如同流星划过天空，很快寂灭。他想说什么，嘴巴就那样动了动。他的上门牙已经脱落了一颗，偶尔说话，也是如地洞吹风。苍苍公坐进屋里火铺上去，长长的干枯的手伸出来，在火边翻转着烤。秋莽忙着弄饭了，苍苍公问，大麻呢，大麻怎么没回来？

秋莽的丈夫小时候出痘，脸上落了几颗麻子。所以就取了大麻这个名字。

秋莽说，他找你去了。

苍苍公被火光照得满脸红亮，两颗眼睛发着红光。苍苍公高兴地说，我和你婆婆看鱼去了，他怎么不知道？

秋莽说，婆婆去世十几年了，是你在山里走迷糊了吧。

苍苍公没有恼怒，反而笑了。苍苍公又显出很兴奋的样子，眼睛定着不动，映出热烈跳动的火光。苍苍公摆摆他长长的头，苍苍公说，秋莽，明天，我和你婆婆还要去看鱼。他望着儿媳妇，豁着大口，笑得像个很坚定的孩子。

秋莽说，别去山里，就在大龙潭看吧。

不，鱼该进山了。

苍苍公望着门外，眼睛暗淡下来，仿佛是在给别人说。

大麻回来后，看到父亲端坐在火铺上，向着小火。大麻也不急，也不恼，淡淡地对苍苍公说，年纪大了，不要一个人进山，就在村子里晒太阳吧。

大麻有些胖，比温席堂的田坎还要胖，所以在苍岭是最胖的人了。只是由于他要比田坎高些，显得不怎么的臃肿。大麻走路走急了，坐在火铺

上还在喘。大麻说的时候，不看父亲苍苍公，看着火塘里跳动的火。

苍苍公有些不高兴。苍苍公看着大麻说，昨晚，我梦见小龙潭的水漏掉了，小龙潭外成了一条干河沟，一条一条鱼在石头上晒着。有千年银，有红嘴鱼，它们张着嘴，一直在说话。

大麻抬起头，惊讶地看着。然后说，梦吧，当什么真。

苍苍公又说，我还梦见苍岭下面的金龙飞走了。是下半夜了，我好像是从左溪出来，就看到苍岭下面一声炸雷，然后金光一道，飞起来，照得天地都发出红光。我的眼睛看不见。过了很久，我才看到，是一条金龙飞入了天。

大麻想，父亲一定是在编他晚上睡觉的想象了，大麻笑着，还是说，做梦的事，什么都可能啊。

苍苍公摆了摆他的头，然后说，今天我进了左溪，没有看到一条红嘴鱼。你说怪不怪？

大麻有些诧异，但还是安慰说，可能都进了右溪。

可是，我看见红嘴鱼在天上飞。苍苍公说时笑了起来。苍苍公继续说，我站在老鹰嘴上，看到整个苍岭，红嘴鱼在天上飞。

大麻笑了，说，你是在山里什么地方睡着了，一时起来，眼睛发了花。

苍苍公说，我没有瞌睡。

大麻下了火铺。行动有些迟缓。大麻说，那就好。

苍苍公转而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苍苍公很茫然地说，我要去右溪看看。

大麻站在火铺边，摇了摇头。没有说劝阻的话。

晚上，在左边正房的屋子里，秋莽睡下又起来了。她不放心公公，怕他夜里也出去看鱼。大麻把她拉下说，不会的，他在说梦话呢。

右边正房里，苍苍公其实不是说梦话，他正在和老伴苍苍婆商量明天进山的事情。他自己说一句，然后又代替苍苍婆应一声。苍苍婆问一句，他自己又回答一句。他一人两个角色，不断地说着进山的事情。他的语气丰富，有时讨好，有时耍赖，有时小声说，有时大声笑。

大麻和秋莽各自叹息了一声，似乎没有了睡意。大麻说，快睡，明天我们要多跑一些地方，来开山的老板，明天还要来好几个，先来的老板，有的已经出矿了，我们一定能找个老板去挖矿的。

秋荞说,村子的人好多都找到了,我们就随便找个老板,先干一阵再说。

大麻翻了身,轻轻地说,头发长,见识短。找老板也要找个面善的,将来少吃亏。

秋荞说,听一个老板说,他们要把公路修到村子里来。到时候,下安子去就方便了。可以坐车。

说到修公路,大麻一直是期望的。自己牵头,通了电,看到了电视,松木又牵头,村子里安装了电话,还可以打手机了。可是,由于工程难度大,上苍岭来的公路,一直没有修通。这苍岭啊,要是通了公路,村子和山下就完全没有差别,那就十全十美了。

想着想着,大麻微笑着入睡了。

两边正房里的声音渐渐安静了。

2

月亮又大又圆,春天可以说大部分来到了苍岭。

从彭水城往上走,坐车三小时,翻上十二盘山,是一个狭长的高山小镇。小镇叫安子镇。从安子镇再上,有一条古老的石板路,疾行两个小时,翻上高八台,就来到了云雾中的苍岭。而那条本要去苍岭却至今未修通的乡村公路,云雾袅绕中,回环往复,仿佛一个开了头等着结尾的故事。

苍岭是村子的名字,也是山的名字。村子在苍岭南麓的坡地上,一坡山寨,从学校往上排列上去,五十户人家,错落排列,都是吊脚楼形式。古老的银杏树,黄檀木,丝栗树和红豆杉,像浓重而温馨的梦,把一个村子给笼着。树木的年岁,许多是很长很长的,一般都已经几百上千。村子正前面是一级台地,宽大的田地,小小的圆丘,月亮下非常爽朗。

苍岭山高高的主峰在青蓝的夜空里,云雾飘飞,如同一个身披斗篷的人,亘古地追问着苍天里的秘密。

而在苍岭主峰的下半腰,一眼龙洞水飞流而下,顺着山体,成了村子

里万世不竭的甘泉。煮饭洗衣,烤酒泡茶。水依次流进各家,都是通过封闭的石渠。所以,村子的石巷子下,是款款流动的活水。

苍岭茫茫,无数的山峦里,除了这个村子,没有人烟。苍岭村的人,不知何年何月住到这里来,生息繁衍。他们不觉得自己住在高山上云雾里,总是把到苍岭的山峦里去,才叫进山。

有两条小溪从苍岭的东北和西边山峦里流出,叫左溪和右溪。高大的苍岭居中,一边是左溪和青龙山,一边是右溪和白虎山。苍岭巍然领袖着,青龙山逶迤而来,从左边包过来,将苍岭环护。一条小龙跑到了正前方去,乖巧地伏下来,就是卧龙堡。而白虎山则安静地蹲在右边,回头仰望着苍岭。两条小溪在村子前边汇聚,汇聚处,是一个有十亩大小的石水潭,叫大龙潭。水出大龙潭,绕过卧龙堡,转西南行,一公里后,去一道万丈悬崖处,飞流成瀑,转折着到了高山小镇安子,又从安子,转折着,下了彭水,进了乌江。

月亮下的苍岭,近来有些不平静了。

苍岭近来的不平静,既在村子睡梦人的梦里,更在山下的矿区。加上春天迟迟的来了,什么都在开放,什么都有些热闹。就在卧龙堡下面的坡地上,离苍岭村有三五公里,山下住的老板、外地人、挖洞人,他们的梦也是不平静的。两个月前到现在,先后来了二十来个老板,他们分散在坡地上,建了花花绿绿的工棚,在公路没修起之前,他们人工抬来了一些机器,雇请各处来的人,向卧龙堡向青龙山向苍岭这个大方向挖洞子。老板们坚信,苍岭下面藏着很多稀有的宝,所以纷纷把赌注都押上了。

据说,有的老板已经出了矿,有的还在没有尽头地开挖。而外地来的挖洞人,六七百了,他们和苍岭本地人一样,希望能挖到矿了,好叫老板增加工资。所以,近来苍岭就有些不平静了。

一苍苍公起来,门前的李树和梨树上的花比昨天开得更多了,菜园子

里的桃树的芽苞开始醒来,就要吐花。他上了火铺,儿子大麻正在等他吃饭。媳妇秋养说,今天他们还要去找老板,找到老板,就把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喊回来。

苍苍公说,是哪个孙子啊。

儿子吃着饭,没好气的闷声说,你老糊涂了,就是红米,还有哪个孙子。

红米不是死了吗?苍苍公觉得很奇怪。一个家的人,没有死的,他们偏偏说死了,死了的,他们偏偏说活着。

儿子把碗重重地放下来,很惊讶地看着苍苍公。秋养看到了,赶忙拍了拍丈夫大麻的肩膀说,别这样,公公他睡糊涂了。

秋养转过来对苍苍公说,不是红米死了,是红米的哥哥红椿死了。你都搞混淆了。

苍苍公说,哦,我是睡糊涂了。他正要端碗吃饭,忙又放下了说,你们吃,我要等苍苍婆,我和她一起吃。

儿子立即站起来,下了火铺,把狗踢了一脚。白花公狗是条老狗了,经不住踢,在地上翻了一转,哀怜地叫着,窜出门去。

苍苍公觉得今天儿子真是可笑。一个人怎么能跟狗生气呢?

他颤抖着指着儿子,对儿媳妇秋养说,你看他,他……

秋养笑笑,她收拾了,拿来另一套碗筷,轻声说,我们先走了,既然如此,那你就和婆婆两个人一起吃吧。婆婆呢?秋养于是假装去屋外喊人,于是,笑着出来,在门口望着空中喊了一声:

婆婆。

苍苍公听秋养这样乖巧地喊人,才开了笑脸。他端起碗,独自吃了起来。

走在路上,大麻还生着气。媳妇秋养赶上去说,婆婆死了十多年了,公公还记着,婆婆真是有福气。

大麻在前面闷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说,他是越老越糊涂了。

秋养有些哀伤地说,不要怪他,他连红米和红椿都分不清,怕是老糊涂了。

走了一截路,秋养在后面叹了口气。

她轻轻地说,大麻,要是我先走了,你也这样记着我,我在阴间一定

感激得不得了。

某下大麻站住了，回头看了看秋养，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过了大龙潭，他们上了卧龙堡，然后从卧龙堡转折如下楼梯，下到山崖底部，到矿区去。

苍苍公吃了早饭，在坝子里走来走去。他指着堂屋说，这个是祖先的神位，他们在，我也在。然后又指着堂屋两边的正房说，我和苍苍婆住这里，大麻和秋养住那里。他指着左边的偏房说，红椿的，红米的。指着右边的偏房说，小麦的。他说，我不相信我还不能安排了。我安排你们住哪里就住哪里，这是我的老房子，是先人的老房子。

苍苍公安排了这一切，满意地看了看整个村子，这才去左边偏房的虚楼上，拿了渔具和斗笠。他打了绑腿，束了腰，背了渔篓，戴上斗笠，出了门。苍苍公决定今天走得更远些，走到左溪里面的小龙潭去。

小龙潭在左溪的中部，这里，山势略开，溪水有意要在此停留似的。从一丈高的地方，溪水跌落下来，把石头给冲退了，形成了一个石潭。小石潭足有苍苍公的坝子大。过去，来左溪的红嘴鱼，就不再跳上一丈高的坎子继续上行了。它们就在小龙潭里，做十几天的逗留，然后就随流而下，集中在苍岭村一带的溪水中，主要在大龙潭里生活一年。也有不少乐于冒险的红嘴鱼，它们大摇大摆地游出大龙潭，继续下走，到了万丈岩，纵身而下，幸运的，将一路去安子，进乌江。

苍苍公站在小龙潭边，在众多的鱼群里寻找红嘴鱼。往年这个时候，左溪的小龙潭里，满是喧腾的红嘴鱼。可是，今天苍苍公一条也没有看到。那些常年生活在小龙潭的鱼，似乎也感觉到了异常，在水中游动得懒散，没有生气似的。苍苍公拣来了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坐下来，时不时的向小龙潭抛掷。石头落进水里，激起小小的水柱，然后就闷闷地下沉了。小龙潭有多深？还是小的时候，苍苍公和他的爷爷等人，在小龙潭边，用了六十丈的棕绳子吊了大石头放下去，一直没有见底。

苍苍公想，红嘴鱼该不是沉到小龙潭的底部去了吧？而梦中，小龙潭的水漏掉了，怎么会是这样？

这样想时，苍苍公感觉到一股冷气从小龙潭升起来。他脸色灰暗，神情恍惚。他的两眼在恍惚中，时而闪出惊人的明亮，但很快就消失。他想喊，他想叫。他站起来，往外面疾行。他的速度很快，影子像林中飞动

的鸟。

苍苍公出了左溪，他站定了，对于身后的深山和溪水，他感觉有了某种压力。

小下午的时候，苍苍公急急匆匆地走进村子。他从大石巷子向两边的小石巷子走，大石巷子是主路，小石巷子上住着人家。苍苍公这样走着，从这家的院坝到另一家的院坝，神情很灰暗的样子，仿佛一切对他都陌生起来。黄木瓜等老人，看着疾步行走身子颤抖的苍苍公，喊他坐，喊他吃茶。可苍苍公两眼发直，只是说，坏了坏了，红嘴鱼没进山。不搭理任何人。

大家不奇怪，目前，苍岭就苍苍公岁数大，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苍苍公，是一天比一天地糊涂了。

苍苍公出了汗，最后走回了家。他端出一把竹躺椅来，坐在石板铺成的院坝上，回想今天进山的情形。他的眼里，又出现了红嘴鱼在天空飞翔的幻觉。他看着远方，听到村子里一声狗叫，才发现他的老花狗整天没有跟着他，而是找别的狗要去了。过了好久，它才摇着尾巴，从院坝下的石板路上慢悠悠地走回来。老花狗来到身边，苍苍公抱了它说，今年红嘴鱼没有进山，你说，是要出什么事啊。

老花狗汪汪的轻轻叫唤，对苍苍公算是一种回答。可是，老花狗什么也不知道。也许它知道，但它不能说出来。

4

吃过了夜饭，苍苍公坐在火铺上，就靠在板壁上，阴阴阳阳地瞌睡了。儿子大麻摇了摇他的肩，请他去睡，苍苍公突然昂起头来，眼睛惊慌而亢奋，举着右手喊：

冲！快冲！把鬼子打下去！

大麻拉住了苍苍公举起的手，笑着说，你又做梦了，你在家。

苍苍公侧头看着儿子大麻，疑惑地问：

我在家里？

你就在家里，你看，我和秋莽就在你面前嘛。说时，秋莽端来了茶，给苍苍公。大麻捉住父亲的手说，你吃茶，醒一醒。

苍苍公茫然地看看眼前，大麻和秋莽围着他，关切地看着，大麻的脸变得又宽又厚，秋莽的脸变得又细又长。一会儿大麻的脸突然红了，秋莽的脸突然粉了。他们的脸，在苍苍公的眼前晃动着，像戏台上的人物。这是什么呀？这才分明是梦吧。苍苍公要笑了，笑自己怎么从战场上突然进入了梦里。

苍苍公使劲摇了摇头，看到了跳上火铺来向他摆尾的老花狗。老花狗的脸，也像是化了妆，老而妖，还对他笑。

苍苍公想，坏了坏了，鬼子施了法术，把自己从激烈的战场上打回了梦中去，自己都这样了，一个团的战斗力还有么？战士们呢？战士们也被鬼子魅惑了吧？苍苍公痴痴地笑着对大麻和秋莽说：

你们走，你们快回家去，鬼子就要冲上来了！

说时，苍苍公用力一挥，站了起来，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粉碎了。

大麻和秋莽都哈哈哈哈哈地笑了。

听到茶杯落地的粉碎声，苍苍公的眼睛，看到了大麻和秋莽正常的脸，老花狗的妆也没有了，向他低低地鸣鸣。苍苍公终于回过神来。苍苍公说：

我真是在家里？

秋莽说，你就是在家里，你不在战场上。你是睡糊涂了。

苍苍公坐下来，想起了白天看鱼的事情来，确信刚才自己真是做梦了。想着梦里的场景，口中还泛着硝烟味。真怪了啊，六十来年了，怎么近来老做这样的梦呢。

大麻给父亲重新续来了茶。苍苍公正要喝，又突然问大麻：

今年红嘴鱼不进山，村子要出什么怪事？

大麻见父亲清醒了，就严肃的说，不会出什么怪事的，你年岁大了，不要一个人进山。

苍苍公说，乱说，我和苍苍婆两个人进的山，怎么说是我一个？

好好。是你和她一起去的。大麻问，你说什么？红嘴鱼还没有进山？

是啊。

苍苍公喝了茶，彻底清醒了。苍苍公说，往年，红嘴鱼都进了山，再过几天就该回来了。现在，一条也没有。一条也没有。

可能都去了右溪。媳妇秋养在暗处说。右溪？右溪水冷，含硫，往年红嘴鱼去得少。苍苍公摇着头说。

不会出什么事情。你不要去跑了。大麻提高了声音说。苍苍公对儿子的态度很不满意。他想给儿子讲讲关于红嘴鱼的事情。那是他的爷爷给他说过的。他早已忘记了，今天，他突然记起了爷爷给他说过的话：

那年没了红嘴鱼，苍岭必定出稀奇。

可是，大麻不想听，他说要睡了，明天要起早。睡下后，苍苍公又在屋子里说开了。他是在和苍苍婆说话。他瞪着明亮如炬的眼睛，看着空中，仿佛自己的老伴苍苍婆就飘在那上面。他说了很多话，秋养忙过了，睡前去右边的正房，站在窗子下问公公：

要不要喝水，都很晚了，就睡吧。

苍苍公的声音小了下来。他起来，开了门，老花狗从屋子里出来，低了头，窜到右边偏房的虚楼上去，嘴里呜呜。苍苍公说，你婆婆她走了，她从窗子里飞出去，飞到月亮下去。你看，我怎么也拉不住，你快去找回来吧。

秋养身子有点发麻。虽然公公总是这样说，都习惯了，但在睡意惺忪的夜里，听他说死去的婆婆从窗子里飞出去，秋养多少有些害怕。门框里，苍苍公靠在一边，眼睛滴溜溜的亮，如同幽暗中的两点星光。

秋养有些颤抖地说，婆婆她飞走了，还会飞回来的。大麻听到了声响，拿了外衣，来给秋养披上。大麻说，哪里飞来飞去的嘛，你是不是又睡迷糊了？要是她还飞，怎么就不飞到我们的屋子里去呢？

你们从来没有看到她飞？

我们怎么能看到？秋养小声地说。

大麻说，我们倒是希望她飞回来和你作伴呢。

苍苍公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说：

怕是你们把她忘记了，她进了山，你们就没有去接过她吗？

大麻说，我是她的儿子啊，怎么能忘记呢。她来我梦中说了，她在那